

忍作悲中愁别赋
深情都教轻耽误
沧海难为
应悔曾相付

楚楚
SHENGSHOU
WANGFEI
下

白霏烟语录：
偶尔谈谈感情
应该伤不了太多钱

一张人皮面具，两个绝色女子。
三方相与纠缠，四处暗藏杀机。
权力与爱情之争牵引前朝秘案，
尘埃落定，谁才是最终赢家？

圣手王妃



手机阅读



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
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

悦读纪
ENJOY READING ERA
女性阅读专业出版
www.girlbook.cn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

楚楚 著
SHENGSHOU
WANGFEI
CHUCHU WORKS

圣手玉妃

张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假戏真做

大雪纷飞，滴水成冰，风云楼内冷得让人发抖。

红彤彤的炭火，冲不散刺骨的寒气。

诡异的气氛中，大家都屏住了呼吸，静静等待着御医。

御医把脉的时间是漫长的。

秦慕风坐在床边，紧紧握着白霏烟的手，不肯松开。她就这样睡去了，他生怕一松开，就会失去她。

御医轻轻吐出一口气，收回把脉的手，站起身来。

秦慕风心急如焚，无法自制地抓住御医的衣服，“御医，她怎么样了？”

御医无奈地叹息一声，拍拍秦慕风的肩膀，“王爷，若是剑锋再偏半分，恐怕是回天乏术了。”

“别说那么多废话。”秦慕风冷冷看御医一眼，目光落在白霏烟惨白的脸上。

老御医走到书桌前坐下，提笔疾书，“三碗水熬成一碗，三个时辰服一次。”

“她怎么样？”秦慕风握紧白霏烟冰凉的手，目光没有离开她的小脸。

御医将开好的药方交给一旁的玉香，“记住，用文火慢熬，熬药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在旁边看着，不能洒了。”

御医迟迟不肯说出白霏烟的情况，秦慕风忍无可忍，一把抓起御医的衣服，大发雷霆，怒吼道：“庸医，本王的夫人到底怎么样？”

御医依然气定神闲，“夫人的脉象若有若无，如果熬不过今晚，恐怕……”

秦慕风一把推开御医，气急败坏地咆哮，像发怒的狮子，“庸医，她要是死

了，本王要你全家陪葬！”

御医年老，差点被秦慕风推倒在地。飞扬及时扶住了他，“王爷，生老病死乃是天命。”

秦慕风变得狂乱，他十指揪着长发，痛苦不堪，“本王要她活着！任何人都可以死，但是她不可以！”他双目血红，宛如魑魅。

飞扬眼看秦慕风要发疯，替御医提起药箱，“御医，我先送您出去，让王爷一个人静一静。”

御医看秦慕风一眼，无奈地叹息，“走吧，我开两帖安神药，让王爷服下。”

“飞扬。”秦慕风黑眸一眯，叫住飞扬。

“王爷？”扶着御医的飞扬停下脚步，回头。

“你立即进宫，请皇兄把雪雁借给我。”他深幽的眸中，泛出冷冽的光芒。

“干什么？”飞扬不解。

秦慕风的眉头慢慢蹙紧，手指握得咯吱作响，“谁伤了柳阡陌，我要他偿命。”他眸中闪过一抹冷酷到极点的阴鸷。

“遵命。”飞扬眼中闪烁着坚毅的光芒，谁伤了柳阡陌，他亦要他偿命。

“王爷。”老御医突然顿了顿，“有一个人一定能救夫人。”

“谁？”秦慕风猛抬头，急切地看着御医。只要白霏烟能醒过来，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

“邪手神医冷冰冰。”老御医慈祥的目光直视着秦慕风。

邪手神医，医术超群，传说，她可以肉白骨。

但是她行踪飘忽不定，救人全凭喜好，亦正亦邪。莫说不知道她的下落，就是知道她的下落，也未必能请到她。

秦慕风心中燃起一丝希望，突然变得冷静，“飞扬，请皇兄把大内三大密探借我，再请他出皇榜找冷冰冰。若皇兄帮我这一次，我愿为他戍守边关十年。”只要她陪在他身边，付出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。

“王爷，您还是自己去吧。”同时请大内三大密探出手，可不是什么小事。

“我要在这里陪着她，一直陪着她。”凝视着白霏烟精致的容颜，秦慕风的语气更温柔，他拉起白霏烟冰凉的手，轻轻贴在胸口，“我想，她一定很希望我陪在她身边，我不想让她失望。”

飞扬看到秦慕风这副模样，悄悄退出。

王爷对柳阡陌，早已情根深种啊。偏偏骄傲如秦慕风，不愿承认，不敢面对自己的真心。

人就是这样，失去之后，才知道珍惜。

希望阡陌能逃过这一劫，希望王爷懂得珍惜白霏烟。他们经历过生死，会更加懂得爱的真谛。

“慕……风……慕……风……不要恨我，我……身不由己，嫁你……我身不由己，爱你，我……亦身不由己，如果……可以……选择……我……不要爱你，爱……你……好痛苦，死了，也就解脱了，为你……死，我不后悔，至少，你不恨我了，你不……恨我了……为……什么，你……不爱我？为什么……”

白霏烟不停地呓语，嘴里喊的，尽是他的名字。

紧紧握着她的手，秦慕风可以感觉到她的痛苦，她的迷茫，她的无助。

她的呓语，像呢喃，温柔的语调，牵动着他的心。

她每说一个字，他心里的疼痛就加深一分，像千万只蚂蚁在啃咬。

她的不幸，是他造成的。她的痛苦，是他加诸她身上的。她嫁给他，无怨无悔地付出，他给她的，却只有痛苦。

他握紧白霏烟的手，亲吻着她的玉指，“对不起，遇上你之前，我心里已经有另外一个女人，无法再爱你。我是木头，不懂得珍惜你，你别怪我，好吗？我……”秦慕风的声音哽咽了，他突然觉得脸上湿湿的，滚烫的泪珠顺着脸颊掉到白霏烟脸上，“阡陌，别离开我，给我机会，让我好好疼你。听见了吗？别离开我。”又一滴滚烫的泪珠，落在白霏烟脸上。

“阡陌，你快点醒过来，只要你醒过来，我再也不要其他女人，只要你一个。这一生，只有你一个。”

又一滴滚烫的泪珠，落在白霏烟脸上，打湿了她的脸庞，也打湿了她的心。

白霏烟心头的嘲讽突然散去，逐渐泛起一圈圈未明的涟漪，萦绕不散。藏在被子下的手指慢慢曲起，紧紧抓着被单。

“王爷，药已经熬好了。”玉香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。

秦慕风忙擦去眼角的泪水，“拿过来。”

“是。”

接过玉香手中的药，秦慕风扶起白霏烟，缓缓喂进她口中。每一个动作，都那么小心翼翼，生怕她不舒服。

白霏烟被药汁呛到，秦慕风忙擦去她嘴角的残汁，他的嘴角勾起一抹宠溺的微笑。

他轻柔地放下白霏烟，拉着她的手不愿意放开。

浓得化不开的情愫，在他们之间蔓延。

屋顶上，一双又妒又恨的眸子，怒瞪着这一幕。

房门突然被推开，飞扬站在门口，“王爷，皇上来了。”

白霏烟身子陡然绷紧，生怕被秦勿离看到。

“知道了。”秦慕风放开白霏烟的手，站起身子，“阡陌，你好好睡一觉。”他俯下身子，在她额头上深深一吻。

他转身，白霏烟的眼角湿润了，两颗晶莹的泪珠滑落在枕头上。

她宛如蝶翼的睫毛动了一下，又滑出两颗泪珠。

白霏烟苍白的脸上，泪痕交错。

那泪水，到底是她的，还是他的？

都这个时候了，他还是不肯承认爱她。他到底在犹豫什么？或者，他根本不爱她？为何她会有些心痛呢？

秦慕风走到院里，秦勿离已经站在那里。顾长的背影，说不出的霸气。

沉默了一会儿，他撩开外袍跪在地上，“皇兄。”

秦勿离摆摆手，“自家人，不必多礼，起来吧。”

“谢皇兄恩典。”秦慕风恭敬地磕头，站起身来。

“听说，你为了一个女人，跟我谈条件？”秦勿离慵懒的嗓音格外迷人，却无法隐去那股天生的王者之气。

“是的，臣弟请皇兄救她。”

“我已经派出银鹰和黑虎替你找邪手神医，刺客的事我让霍天去处理，雪雁失踪，找不到。”秦勿离低头，把玩着手中的折扇，玩味一笑，“听说，你愿意为我戍守边关十年？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，值得你用十年自由，去换她的安危？”秦慕风一向无情，除了彩霞，从来没有把任何女人放在眼里。这个柳阡陌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？

“她是个好女人，臣弟想立柳阡陌为侧妃，请皇上做主。”柳阡陌生性淡然，这世上，恐怕没有她在意的东西。他知道，平南王侧妃不是她要的，但是，是他唯一能给的。

“侧妃就侧妃吧，只要你喜欢就好。”秦勿离突然回头，“为什么不是王妃呢？”

“臣弟只有一个妻子。”秦慕风严肃地申明。

秦勿离两眼一翻，“我知道了，就是那个叫什么……彩霞的。”那个女人到底有什么好？

“臣只有一个妻子。”他眸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。

秦勿离无奈地叹气，“你别把自己弄得半死不活的，我先回宫了。给你一个月假，一个月之内不用上朝，爱干什么干什么去。”别怪他徇私枉法，谁让他们是好

兄弟。

“谢皇上恩典。”秦慕风毕恭毕敬，恪尽为臣之道，他是秦勿离的弟弟，亦是他的臣子。

“看在你的诚意的分上，戍守边疆就不用了，做好那件事。”到底是哪件事，大家都清楚。

“臣一定不负皇上所望。”

兄弟俩过于专注对方，谁也没有注意到，对面屋脊上趴着两个贼眉鼠眼、贼头贼脑的女人。

两人一直盯着院子里的情况，直到秦慕风进屋，两人才敢说话。

青衣女子青鸾翻了个白眼，很不屑地说：“找大小姐干什么？这点小伤，七小姐还死不了。皮外伤而已，大小姐压根不屑出手。”

衣小绿则一头冷汗，“知道她死不了，她要是死了，我祖宗十八代都得死。”杀了无争山庄七小姐，罪名不是一般的严重。

“哎，现在只能找韩公子和韩小姐，让他们别去找大小姐。还得把情况再说一次，麻烦。”青鸾深深叹息，无奈地扶着额头。

“韩公子和韩小姐是黑虎和银鹰？”衣小绿听到秦家兄弟的对话，一猜即中。

“当然了。”

“不是吧，银鹰黑虎，你家小姐认识？”

“废话。”

“雪雁呢？她是我的偶像。偶像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吧？”

“雪雁啊？”青鸾白小绿一眼，指着脚下，“躺在里面，被你刺伤的那位……七小姐，就是雪雁。”

“我的神啊。”衣小绿惊呼，脚下一滑，活生生从屋顶上摔下去。

青鸾猛翻白眼，眼睛都快抽筋了，“别摔坏了。”

“咳，暂时……死不了。”她可怜兮兮地把头伸出来，“得罪了无争山庄，我是不是死定了？”连雪雁都是他们家的人。

“没死就好，我现在得回醉烟楼，找韩公子和韩小姐，有空再聊。”青鸾施展轻功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“哎，青……”这时青鸾已经没影儿了。

衣小绿更郁闷了，“我想告诉你我貌似见到传说中的银鹰和黑虎了。”

话音刚落，一只手搭上她的肩膀，“哥们，霏烟受伤了？快死了吗？”

“暂时死不了。”衣小绿拿开她的手。

“哥们，你怎么知道我们两个就是银鹰和黑虎？”韩紫的手再次搭上她的肩膀。

衣小绿使劲挪开韩紫的手，指指她的脸，“你的银色面具。”再指向韩洛，“他的红色火焰。”

韩洛冷冷看衣小绿一眼，“谁伤了七妹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衣小绿谄媚一笑，“你们叫她七妹，也就是说，你们都是无争山庄的人？你们是哪两位？”她故意岔开话题。眼前这位大哥看起来脾气不好，如果他知道人是她伤的……他很有可能一掌劈了她。

“你又是谁？”韩紫很好奇她的身份。霏烟性子孤傲，鲜少与人结交。

“我……”衣小绿眼珠子一转，“我是浩霆的老婆。”反正她是卖身了，干脆一卖到底好了。搬出那个买她的人，他们应该暂时不会对她下毒手吧。

韩紫、韩洛对望一眼，齐声道：“三嫂。”

这声三嫂，差点把衣小绿吓得坐在地上，“别这么客气。”

“自己人嘛。”韩紫抬起手搭在她肩上，顺便摸一把。

衣小绿第N次拨开她的手，“对了，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，七小姐没事，她在做戏，苦肉计。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，青鸾会告诉你们的。”

韩紫耸耸肩膀，打个呵欠，“既然霏烟好端端的，我就没事情干了。小弟，走，找个地方睡觉去。”

她现在的任务是替七妹找大姐，既然七妹没事，找大姐干什么？睡觉最实在，有懒就偷。

韩洛一把抓住她的衣服，“进去看看霏烟。”

“秦慕风在里面。”韩紫猛翻白眼。

衣小绿忙从身上掏出两包药粉，“我有迷药。”

韩紫一把抓住韩洛的衣领，“不用看了，她在做事，我们别去打扰。等她伤好了之后，我们会再见的。”

衣小绿看了手中的迷药一眼，嘿嘿一笑，“你们不去，我去。秦慕风都已经用过我的迷药很多次，不在乎多一次。”

她正想上屋脊，突然想起什么，自言自语，“对了，先弄点吃的给她送去，饿坏了肚子可不好。”

白霏烟为秦慕风挡剑的事在王府内传开了，对这件事最担忧的，当然是彩衣、玉萝、柳似画。

她舍命救了秦慕风，在王府的地位更加不可动摇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秦慕风都会看在她曾经救过他的分上，网开一面。

自从遇到秦慕风那天开始，彩衣便死心塌地地爱着他，从来不曾后悔。他风

流，她认了，只要能跟在他身边，她就已经心满意足。她可以不计较名分，永远只做一个侍妾，但是，没有人能爬到她头上。她得不到的，别人也休想得到。

雪白的指头放在石桌上，慢慢并拢，死死纠缠在一起。鲜红的豆蔻，如烈火般妖娆。

两抹纤细的影子，出现在门口。

彩衣抬头，淡淡瞟她们一眼，“我就知道你们会来。”她恭候多时了。

“你也知道我们为什么来。”玉萝坐到她对面。

“彩衣姐姐那么聪明，自然知道。”柳似画也跟着坐下。

彩衣一脸阴郁，带着冷意的目光扫过柳似画和玉萝，“如果那丫头做了王妃，我们还有好日子过吗？”

她并没有多话，直接进入正题。如果不把这事解决，她坐立不安。既然秦慕风不能专属她一个人，那么，她就要他属于很多女人。

玉萝眯起眼睛，看向门外，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，“看你们咯。”王府里的每个女人都想对付白霏烟，她何必着急？

“让她消失。”柳似画低头，拨弄着鲜红的指甲。

彩衣勾唇一笑，“怎么消失？”正合她意。

“这个嘛……你们说呢？”玉萝嘴角一扬，高深莫测。

“既然如此，我们应该好好商量一下。”彩衣端着香茗，深深吸一口香气。

玉萝朝门口看一眼，“胭脂呢？”

“她……”彩衣低头，诡异一笑，“不知道她在干什么。”如果她猜得没错，那个女人跟柳阡陌是一伙的。

“我去找她。”玉萝说着，站起身来。

“不用，如果她跟我们站在一边，自然会来，既然她没有来，那就表示……”彩衣拨弄着手指上的戒指，嘴角边是诡异的冷笑，“她与柳阡陌那个贱人是一伙的。”

黄昏的雪，深切切的，好像有千丝万缕的情绪似的，又像海水一般汹涌，能够淹没一切。

秦慕风轻轻叹息一声，合上窗户。

他走到床边，凝视着她清秀的容颜，“阡陌，又下雪了。雪落的声音很好听，你听到了吗？听不到没有关系，以后我陪你一起听。”他的声音温柔得醉人。

白霏烟已经昏迷了三天三夜，依然无转醒的迹象。御医说，她不会有生命危险。但是，她伤得太重，很有可能醒不过来。这三天三夜，他寸步不离地陪着她。

他之所以会守着她，除了愧疚，还有一丝复杂的情愫，真是很复杂的感觉，复杂到他自己都不清楚那是什么。

“阡陌，你是世间少有的奇女子。遇到你，我三生有幸。”他的手钻进被子，拉住她毫无温度的手，“阡陌，不要离开我。”

一滴泪珠悄无声息地落下，掉在白霏烟脸上，“阡陌，我欠你的，还没有还。你一定要醒过来，给我一个补偿的机会。”

又一滴滚烫的泪珠，掉在白霏烟脸上。泪珠顺着脸颊，滑进她嘴里。

她尝到眼泪的味道，咸咸的，又酸又涩。

白霏烟眼角湿润了，被子下的小手，紧紧抓着床单。

他低头，靠在她颈边，低声呢喃，泪珠掉在枕头上，“阡陌，给我一个补偿的机会。你要打我骂我都可以，求你醒过来。”

“阡陌，我全家都死了。除了你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不要离开我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。我已经失去他们，不能再失去你。求你，醒过来。”

她睫毛一动，一颗泪珠也跟着滑出来。

两滴眼泪融合在一起，像一朵妖娆的莲花。

“我……给……你……机会……”

听见微弱的声音，秦慕风惊讶地抬首，“阡陌？”

白霏烟缓缓伸手，为他擦去脸上的泪水，“你哭了？”她眼中，带着笑意。

“没有。”秦慕风狼狈地别过头，“我很热，那是汗水。”

白霏烟眼底掠过一丝笑意，缓缓闭上眼睛，“我好饿啊。”她的嘴角勾起，噙着幸福的笑容。

他是个骄傲的男人，事到如今，依然不肯承认对她的爱意。

但是，她得到他的眼泪。他的眼泪，比一句“我爱你”更珍贵。

他的心，她偷到了。世上没有飞燕偷不到的东西。是的，她偷到了他的心，历时一年，她完成任务了。但是，心中为何如此酸涩？

她总觉得心里空空的，似乎丢了什么。

“你刚刚醒过来，不能吃其他的，只能喝粥。”秦慕风小心翼翼地将粥吹凉，放到她唇边，“张嘴。”

白霏烟张开嘴，含住羹匙，眼眶一红，眼泪不争气地掉下来，落在他手背上，浅浅的泪痕，烫伤了他的心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秦慕风慌了，忙替她擦去眼泪，“是不是烫到了？”

“不是。”白霏烟哭笑不得，她又不是小孩子，怎么会因为烫就哭了。

秦慕风小心翼翼，几乎讨好，“不合胃口？”

白霏烟摇头，眸子深处闪动着温柔的波光，“不是。”

“乖乖的，不准哭，你哭的样子好丑。”秦慕风怜惜地用拇指抹去她眼角的泪水，动作前所未有的温柔。

白霏烟深深吸一口气，将涌出来的泪水收回去，“不哭。”

“别哭了，再吃一口。来，张嘴。”秦慕风温柔地哄她。

她是一个贼，接近他时怀着龌龊的目的，不值得他如此温柔相待啊。

如果他知道真相，还会如此待她吗？

白霏烟泪光闪烁。原本香甜的粥，吃到嘴里却是苦涩的，那是泪水的味道。

这一瞬间，她似乎知道丢了什么。

丢的是……她丢不起的东西。

白霏烟心中一凛，脱口而出，“我要回寒清阁。”离开他，是她唯一的念头。

“什么？”秦慕风停下喂粥的动作，静静凝视着她，“你回去干什么？”难道，她对他失去信心，开始讨厌他？

“我只是一个妾，没有资格住在这儿。”白霏烟下意识地躲闪着他犀利的目光。

秦慕风一着急，“你是柳妃，当然有资格住在这儿。”

“柳妃？”白霏烟心里一震，“什么意思？”这是她早就料到的结果，可是……她的心为什么会痛呢？

“我的意思就是，从此以后，你就是王府唯一的女主人。不会有胭脂，不会有彩衣，只有阡陌。”秦慕风拉住她的手，“我答应你，从今以后只有你一个女人，我会把她们四个都送走。”

白霏烟眼睛一眯，眸中闪过一抹痛苦，“彩衣呢？她是彩霞的妹妹，你舍得吗？”

秦慕风脸色一变，随即恢复正常，带着几分落寞，“她始终不是彩霞。”

白霏烟垂眸，不再说什么。

这场游戏，她终是赢了。一场苦肉计，破釜沉舟，她得到了他的心。她赢了，也输了。赢了他的心，输了自己的情。到底是输，还是赢？

“阡陌……”秦慕风握住她的手，还想说点什么。

白霏烟转身背对着他，“我想休息了。”

见她愿意留下来，秦慕风也顾不得其他，“那你好好休息，我守着你。”

白霏烟闭上眼睛，没有再发出任何声音。

入夜后，一根细枝被雪压断，在静谧的雪夜里，发出一声轻响。

躺在床上的白霏烟被惊醒，猛地坐起身来。她低头看了一眼睡在身边的秦慕

风，慢慢倚在床头。他守了她三天三夜没有合眼，实在太累，睡得像初生的婴儿。看着他俊逸的脸庞，白霏烟秀眉蹙紧，无法掩饰脸上的担忧。

偷心，却失了心，她该怎么办？

一阵凉风吹过，紧闭的窗户咯吱一声开了。

白霏烟眸光一寒，点住秦慕风的穴道，迅速下床将外衣披在身上。她走到桌子前，点亮蜡烛，怔怔看着烛光发呆。

一道黑影，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门外。

白霏烟优雅地坐下，双腿交叠，淡淡道：“门外的朋友，报上名来。”

黑影的身体明显抖了一下，“姑娘又是哪位？”看她的样子，似乎恭候多时了。

白霏烟冷清一笑，“同是江湖中人，你要杀我，总得给个理由，让我做个明白鬼。”

“杀手门，天字四号。有人出钱买你的命，就这么简单。”杀手门的杀手分三六九等，天字号的杀手都是顶尖的。天字四号，绝对算得上武林十大顶尖杀手之一。

“这笔生意，是你自己接的吧？”白霏烟似笑非笑。

“天字四号，可以自己接生意。”奇怪，她怎么知道？

白霏烟倒了一杯冷茶放到唇边，“天字号的杀手，都可以自己接生意，我知道，可是……”她眼睛眨了一下，“接生意之前，要先打听清楚对方是谁。”

“柳阡陌。”

“错了。”白霏烟慢慢站起身，背对着黑影，双手负在身后，傲气十足，“武林同道抬爱，称我为白七姑娘。”

黑影身子一颤，不敢相信，“你是七姑娘？”

“如果想知道我的身份，不妨去问萧澈和东方蕊。”白霏烟嘴角噙着一抹残忍的冷笑。

黑影一愣，随即半跪在地上，“七姑娘恕罪。”在江湖上混过两天的人都知道，可以得罪任何人，却不能得罪无争山庄的人。得罪了他们，不死也是半死不活。更何况，东方蕊奸诈阴险，得罪了她的妹妹，不死也只剩下半条命。

白霏烟摆摆手，“罢了，你也是受人之托，我不会计较。”

他沉默一会儿，平静地开口，“要杀七姑娘的，是柳似画。”

白霏烟面无表情，“多谢，你的人情，白霏烟记住了。”她早已猜到，即使不是柳似画，也会是玉萝和彩衣中的一个。柳妃是她要不起的头衔。

从柳阡陌变成柳妃，嫉妒她的不止一人。

那几个女人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，暗杀这种主意她们都想得出来。不过，请杀

手暗杀天下第一杀手，简直就是找死。

柳婷婷要杀她，柳似画也要杀她，柳家人对她可真好。这笔账，她会慢慢算的。

她的手指慢慢在桌子上敲打，眼底闪过一抹寒光。

未来的日子里，平南王府不会太平，女人与女人之间的斗争，才刚刚开始。

真的只是女人之间的斗争吗？也许吧。

又休养了几日，白霏烟的伤势渐渐好转。

整日待在房里，她有些闷了。趁秦慕风不在，一个人到园子里走走。

因为天气的缘故，园子里很少有人走动，雪地上只有些稀稀疏疏的脚印。

湖面上结起厚厚一层冰，晶莹剔透。白霏烟觉得景致不错，静静站在湖边，凝视着平静的湖面。

纤细的白影傲雪凌霜，似乎与天地融为一体。

“柳妃娘娘，您一个人站在这儿？王爷呢？不陪您吗？”柳似画的嗓音柔媚地响起，带着一丝讽刺。

“王爷进宫去了。”白霏烟回头瞥她一眼，淡淡回答。

柳似画的手指轻轻搭在湖边的石栏上，面带嘲讽，“柳妃娘娘您可真厉害，一出苦肉计，就让王爷对您死心塌地。”接触到冰冷的石栏，柳似画身子一缩，收回手指。

“过奖。”白霏烟依旧凝视着湖面，深邃的眸中散发出淡淡的寒光。

“柳妃娘娘，听说王爷要把我们都送走？”早在秦慕风对白霏烟做出承诺的时候，她就知道。

“不知道。”白霏烟回眸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柳似画，“真厉害，懂得买通我身边的丫鬟。”秦慕风对她说那番话的时候，玉香碰巧去送汤药，这事儿自然是她传出去的。柳似画真厉害，进府没几天，就收买了她身边的丫鬟。玉香那个死丫头，不知道背叛了她多少次。

柳似画讽刺一笑，“你也是聪明人，一点就透。”

“一般，只不过比你聪明一点点。”白霏烟的手扶着石栏，被冻得通红。

白霏烟四两拨千斤的回答，几乎让柳似画无言以对。她脸色一变，嘴角扬起嘲讽的笑意，“别以为王爷真会对你死心塌地，他随便说说罢了，没准这会他正在柳倩那呢。”

“当日他请大内三大密探替我找邪手神医，如今我醒过来，自然不用麻烦，所以他进宫去了，估计这会正在宫里呢。”白霏烟迷蒙的水眸瞟柳似画一眼，“不信吗？你可以去看皇榜。我昏迷那天出的，找邪手神医为我看病。你要是不认识字，

我可以教你。”

柳似画一咬牙，差点被她气得背过气去，“你……”

白霏烟面无表情，“怎么，听不懂人话吗？要不要我牵条狗跟你说？”

柳似画深深吸一口气，使劲抚着胸口顺气，咬牙切齿，“柳阡陌，算你狠。”

柳阡陌果然是个厉害角色，怪不得把王爷抓得死死的。

白霏烟收回手，取出一块手帕擦去手指的水渍，“过奖，你要是高兴，可以做面锦旗给我，匾额我也接受，当然，你想颁发奖杯也可以。”

柳似画不知道什么锦旗匾额的，却知道她在嘲讽自己。她顿时忍无可忍，手指紧紧攥在一起，“柳、阡、陌！”

白霏烟将手帕丢进水中，伸手捂着耳朵，“小声点，我耳朵没聋呢。”

柳似画看了水中的手帕一眼，突然诡异一笑，“柳阡陌，你等着。”她说着，纵身就往水中跳。

白霏烟一把抓住柳似画的衣服，眉峰一挑，“别搞栽赃陷害这一套，那是小孩子玩的把戏。”她眸中闪烁着诡异，似笑非笑。

柳似画不知白霏烟想干什么，愣愣地看着她。待她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白霏烟已经跳进湖中，水花四溅，溅湿了柳似画的衣衫。

她往湖中看了一眼，冷笑一声，“最好淹死你，免得麻烦。”

柳似画一转身，对上双阴郁的眼睛。她一惊，退后几步，“将军？”

霍天懒得看她，跳入水中。他在湖中摸索了半天，才找到白霏烟。怀中的身子软绵绵的，面上毫无血色。他眸中闪过一抹阴鸷，瞟了柳似画一眼。

柳似画已经吓傻了，忙朝霍天挥手辩解，“不关我的事，是她自己跳下去的。”她神色慌张，几乎要哭出来。她终于知道白霏烟那诡异一笑是什么意思，她被反栽赃了。

霍天默默抱着白霏烟上岸，狠狠瞪向柳似画。

柳似画更加害怕，不由自主地往后退。

霍天黑眸一眯，寒光凌厉，一把抓住柳似画的衣服，将她丢进冰凉的湖水里。然后抱起白霏烟，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。身后传来扑通一声，冰冷的水花溅起，落下的时候，在湖面漾起一圈圈涟漪。

“救命啊……”在尖叫声中，柳似画渐渐被湖水淹没。

霍天抱着白霏烟，直接回了将军府。她掉入水中的时间不长，没有生命危险，所以他才敢这么做。

柳似画那个女人，居然连自己亲姐姐都陷害，简直丧尽天良。要不是他碰巧看

到她推霏烟入湖，恐怕霏烟早已香消玉殒。

这一切，都是秦慕风作的孽，如果不是他滥情，柳似画根本不可能出现在王府。

王府里不止一个柳似画。霏烟从妾升为侧妃，那四个善妒的女人会放过她吗？

霏烟与世无争，她能躲得过几次？继续待在王府，只有死路一条。

秦慕风一向多情，霏烟是个好女子，嫁给他为妾那是被糟蹋了。

若秦慕风真的珍惜霏烟，他乐见其成，若他依然死性不改，那就别怪他横刀夺爱。或许，秦慕风对霏烟根本毫无爱意，立她为侧妃，只不过是出于愧疚罢了。

霏烟呢？她舍身为他挡剑，想必是爱他的。

唉，她，终究是痴心错付了。



一身骄傲

一路胡思乱想，白霏烟不知不觉已经回到将军府。

她身子刚好，不能冻着，霍天顾不得其他，赶紧让丫鬟带她下去沐浴。

两个丫鬟扶着昏迷不醒的白霏烟进屋不到一盏茶的工夫，其中一个丫鬟就慌慌张张地跑出来，“将军，那位姑娘胸口有伤，沾了水之后不停地流血。”

霍天脸色一变，顾不得男女之防冲进去。

白霏烟半躺在地上，一个丫鬟扶着她的上半身，她衣襟微开，月白红色的肚兜若隐若现，兜儿上沾染着鲜红的血迹，血，像妖娆的牡丹。

霍天震惊地自丫鬟手中接过白霏烟，把她平放在床上，“快把金创药拿来。”

犹豫片刻，他一咬牙扒开她的衣服。这个时候，已经顾不了那么多，她的伤口一直流血，不能再拖。

轻轻拉开最后一层衣服，霍天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。

伤口很深，深得几乎贯穿了她的身体。粉白色的嫩肉往外翻，加上不断往外冒的鲜血，触目惊心。

这个傻女人，居然为秦慕风牺牲至此。

小丫鬟将包扎伤口的用具捧到霍天面前，“将军，您要的东西已经准备好。”

霍天拿起一瓶金创药，撒在白霏烟的伤口上。他几乎不敢看她的伤口，别过头闭着眼睛。

两个丫鬟看到她触目惊心的伤口，也别开眼睛。她伤得这么重还能活下来，简直就是奇迹。

替白霏烟包扎好伤口，霍天已经是满头大汗。他受过无数次伤，处理过无数次伤口，却没有一次像这次这么艰难的。

她是个坚强的女子，普通女子伤成这样，至少十天半个月不能下床。

“带她到温泉泡一下，别让伤口碰到水。”霍天顿了顿，“今天的事情不准说出去。”

白霏烟毕竟是秦慕风的柳妃，若传出去，对她名声有碍。

呵，柳妃。

遇到她的时候，她早已嫁为人妇。恨只恨，相见太晚。

白霏烟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下午。

她刚动了一下，就听见霍天的声音，“你醒了？”

“是啊。”白霏烟平躺在床上，柔柔一笑。

她怕水，当时她真切地听到有脚步声，才敢往水里跳。原本以为来人是飞扬或秦慕风，没有想到会是霍天。

霍天站在床边，温柔地注视着她，“你有没有觉得哪不舒服？”

“没有。”她挪动身子，却牵扯到伤口，忍不住痛呼一声。

霍天一着急，抓住她的手，“怎么了？哪不舒服？我传御医！”

白霏烟失笑，“不用，只是不小心扯到伤口。”

霍天松了一口气，“不舒服一定要跟我说，千万别忍着。”

白霏烟的目光淡淡扫过屋内，略带疑惑，“霍大哥，这是哪儿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”似乎是……将军府。

“柳似画推你下湖，我把你带回来了。”霍天担心她后怕，尽量轻描淡写一笔带过。

“谢谢。”白霏烟疲惫地闭上眼睛，“好累啊。”

“你饿不饿？”他放开她的手，替她拉好被子。

白霏烟轻轻摇头，“我不饿。”

霍天转身，倒了一碗药，“先把药喝了。”

白霏烟挣扎着起身，霍天忙扶住她的身子，拿枕头放在她腰下，“小心，别碰到伤口。”

“嗯。”白霏烟答应着，伸手去接汤药。

“别动，我喂你吧，小心伤口。”他的语气不自觉地带着温柔。

她娇憨一笑，与往日的清冷截然不同，“谢谢霍大哥。”

“小心一点，别烫到。”